



囍从天降

XICONG
TIANXIANG
睡懒觉的喵

下

新喜从降，团团圆圆，和风花比。
你欢喜，你欢喜，你欢喜……
你欢喜，你欢喜，你欢喜……
你欢喜，你欢喜，你欢喜……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编辑短信 8086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限量赠送
沐水游亲笔绝萌海报
十可爱书签

限量赠送

居然同意让她双喜临门，
一女嫁二夫……

倒卖光明的醉鬼——
可，那个变态的、

我的天哪，
这样的衰事……
她吞吞唾沫，忍了！

爆笑喜剧之王
睡懒觉的喵
仙侠萌文力作

系列第二萌

同萌汇

薰从 天降

YICONG
TIANJIANG
睡懒觉的喵◎著

下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囍从天降: 全2册 / 睡懒觉的喵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436-9614-3

I. ①囍… II. ①睡…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76788号

书 名 囍从天降

作 者 睡懒觉的喵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耀辉 E-mail: liuyaohui0532@126.com

特约编辑 戚兆磊 张雨晴

封面设计 姚 姚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印 张 28

字 数 29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6-9614-3

定 价 49.80元 (全二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第二卷

喜事临门





第一章 再遇故人

前路漫漫，周围黑漆漆的，找不到一丝光，寂静得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得一清二楚。襄小兮觉得双腿如灌了铅般沉重，偏偏似有什么东西牵引着她，强迫她一直向前走、向前走。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道白光从缝隙中透了进来，襄小兮下意识地用手挡住那亮光。她皱着眉正要躲避，却被人推搡了一把，一个踉跄，身体已慢慢往下坠去。

昏昏沉沉间，小兮呼出口气，只听耳边嗡嗡作响，像是有什么人在说话。睫毛颤动，她缓缓睁开双眼，还来不及适应周围的亮光，视野便被一男子探头挡住。

“哟，终于醒了。”男子扳着小兮的头左瞧右看，眉心那颗美人痣在她面前晃来晃去，显得极为碍眼。

“啧啧，奇了怪了，”男子摸下巴道，“怎么醒了也不说话？我记得没伤到口舌啊。”说罢俯下身来就要掰小兮的嘴。

小兮被扰得实在烦了，手掌一翻，便听空气中迸发出清脆的一声——
啪！

“啊，你打我！”

五个月后。

“小兮儿，你打我！”玉阶山脚的桃树下，楚九捂着胸口，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他容貌本就生得柔美，再配上眉心那颗美人痣，现下露出楚楚可怜的神情来，倒真像那么回事。

可惜襄小兮不为所动。抱紧怀里的酒罐，小兮撇嘴道：“谁打你了，是你自己往树上撞的好不好？人家树还没喊疼呢，你喊什么喊！”

“你——”楚九气得捶胸顿足，“小兮儿居然打我、打我、打我……你忘了，当日是谁把你从浮云殿里救出来的？又是谁把你背上玉阶山的？”

小兮笑嘻嘻道：“自然没忘，是崇毓把我从浮云殿里救出来的，也是他把我背上玉阶山的。”

实然，不尽如此。小兮醒来后曾听瑶熙说过，当日她被懿女的独角兽撞死过去，崇毓为救她出殿与怒执念对阵，奈何不敌，若不是楚九及时赶到，别说她了，只怕崇毓的性命也要搭了进去。后来虽的确是崇毓背她上的玉阶山，但真正招魂救活她的，却是楚九。

小兮心里明白，嘴上偏故意胡说气楚九，果然，楚九听了这话又是跳脚又是嗷嗷乱叫，“忘恩负义的小丫头，你快把酒给我！”

小兮闻言，越发警惕地护住那酒罐子，道：“都跟你说了这酒是买来给崇毓祝寿用的，等他办完事回来才能开封。”

楚九闻着那酒罐里飘出的阵阵香气，只觉酒瘾直往头顶蹿，背着手不耐烦地来回踱步道：“这孽徒要多久才回来？办事？办什么事去了？我怎么不知道？”

“他上山去了。”小兮叹息，“走之前别人不是跟你打过招呼吗？怎么说忘就忘？”玉阶派掌门及其弟子皆住在玉阶山山顶，唯独楚九和崇毓两师徒住在山脚的小茅屋里。小茅屋紧挨回春镇，屋前有树有田，芳草萋萋，白云悠悠，怎么看都不像抛却众生烦恼的清修之地。

小兮刚醒转过来时曾问过崇毓一次为何他们不住山上，谁料对方板着一张棺材脸让小兮绝不要在楚九跟前提起此事。果然，现在提到“上山”二字，楚九便冷下脸来，沉默半晌才淡淡地哦了声。

小兮知道他别扭，便转移话题道：“说起来明天就是崇毓十九岁的生辰了，我和瑶熙姐姐都给他准备了礼物，大叔你呢？给他准备的什么礼物？”

楚九转了转眼珠，复看向小兮手里的酒罐，嘿嘿笑道：“你先让我尝尝这酒，我就告诉你。”

小兮摇头，“那算了，我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不给就算了，没良心的死丫头！”楚九冷哼一声，拂袖而去。谁料刚踏出半步却又忽然回转头来，伸手便扑向襄小兮。小兮早有准备似的往旁一闪，楚九刚好摔在树下的大石上，疼得哎哟哎哟直叫唤。

小兮拍了拍酒罐上的尘土，摇头道：“别装了，这招对我没用。”

楚九迅速爬了起来，换上副一本正经的表情，掸了掸衣服上的尘土，负手故作深沉道：“小兮儿，你不是一直都想学仙法吗？”

本已往外走的小兮听了这话脚下一顿，终还是忍不住回了头。她的确想学仙术，自历经浮云殿一难后，她便有了这念头。靠人不如靠己，若能学些小仙术傍身，遇到危难之时也不用干等着别人来救，就好比……

脑子开始不由自主地勾画某人的轮廓，小兮压下心里的思绪，微微眯眼道：“这一招也没用！”

楚九不争辩，甩袖大摇大摆地回了屋，自在地在窗下磨了墨，这才道：“小兮儿，你那日看崇毓和他的式神过招是不是觉得很好玩？唔，其实这式神的制作方法最简单不过了。首先你得找张纸，磨好墨，然后……”

小兮见他拿着笔画画写写，实在禁不住诱惑，便凑过去看。透过木窗，只见那宣纸上寥寥画着几根青草，弯弯的两条波浪线代表小溪，两只肥圆的小鸡正低头啄草。小兮知道上当了，正欲发怒，身边已卷起一阵风，风中裹挟着楚九嚣张的笑声，“哈哈，小兮儿上当咯，这幅小鸡啄草图就送给你啦。”

话音落下，小兮怀中的酒罐子已到了楚九手中。待小兮回过神来定睛再看时，楚九已舒舒服服地坐在了摇椅上，用鼻子在那已开封的酒罐上嗅了嗅，这才满足道：“好酒，好酒！”说罢，便咕噜咕噜地灌下两大口。

小兮见状，一面上前抢酒一面急道：“不许喝！这酒是给崇毓留的。”

楚九美酒下肚后，心情豁然开朗，见小兮来抢罐子也不恼，只在她头上弹了弹，啧啧道：“小兮儿啊小兮儿，你怎么张口闭口都是崇毓崇毓的？你来这些时日，我对你不好吗？你怎么就只想到他想不到我？”

小兮看楚九还一个劲儿灌酒，气得站起身道：“我怎么想不到你？你身体不好自己不知道吗？而且崇毓离开时特别嘱咐过不许你再喝酒……”

话还没说完，她头顶又挨了下，楚九笑吟吟道：“看看，又提那孽徒。我是他师父，哪有徒弟管师父的道理？再说了，你不告诉他他怎么知道我喝酒了？反正他现在又不在。”

“虫师弟！”

楚九刚说完，就听小兮叫嚷起来。他笑嘻嘻地将最后一滴酒也送下肚，这才擦嘴道：“得了吧，小兮儿，这招对我没用。”

他刚说罢，一抬头，就迎上门口一张已黑透的棺材材脸。

小兮缓步走到银杏树下，挨着崇毓并肩坐下，歪头看了看他，试探道：“生气了？”

崇毓默了默，颇为无奈地摇头，“你也说他是酒鬼了，生气又有什么用？只要寻到空子，他一样会偷酒来喝。”

小兮低头玩弄腰上的丝绦，闷闷道：“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没把酒藏好，让他给发现了。”可是，她哪里知道埋在树下也能被他发现呀，就是狗鼻子也没那么灵吧？

小兮沉吟一番，又道：“不过说起来，大叔这个忽冷忽热、夜夜咳嗽的毛病到底有没有找人仔细看过？镇子上的大夫不管用，玉阶山上的那些人……”

不待小兮说完，崇毓便皱眉道：“他这病是当年旧伤未愈时，仙气入体所致。原本只要好好修行调息，将那仙气与自身真气融为一体，假以时日也并无大碍，可他偏偏就是不肯听。”

“仙气？”小兮咋舌。仙气对修仙之人来说不应该是求之不得的东西吗？仙气入体怎么反会害得楚九痛不欲生？

崇毓摇头，“仙气固然好，可若强行灌入体内，凡人的肉身又怎么承受得了？所幸我师父还有几分修为，当年才未丧命。”

“当年……”小兮慢慢咀嚼这二字，眼珠一瞬不瞬地盯住崇毓，想问又不敢问。也不知当年到底发生了何事，会不会和楚九、崇毓住在山下有关。

“一言难尽。当年我才刚出生没多久，只听师叔师伯们说那时有仙兽闯入玉阶山，玉阶山上下合力才将它擒住。师父也就是在那时受的伤。”

“怪不得。”小兮默默颌首，望天想了想，莞尔道：“好啦，既然你没生气就快进屋吧，我保证，下次绝不再让酒鬼大叔得逞了好不好？嗯，找个机会咱俩再好好训他一顿，让他听你的话——休养调息。”小兮一边说一边起身，拍净裙摆上的尘土后，又大咧咧地来拉崇毓。

崇毓被她一把拽住，只觉那小手上的热度一股脑儿直蹿到头顶，烧得他面红耳赤。他不自在地别过脸去，却没有放开小兮的手，任由着对方把自己往茅屋里带。

在前边领路的小兮浑然不觉，一边想着今晚的菜色一边又道：“对了，你还记得明天是你生辰吧？我们去镇上买点好吃的回来给你庆祝好不好？”

“好。”

夕阳西下，那桃花树下不知何时竟站了个白袍男子，他就那么一声不吭地注视着携手而去的那对男女。

翌日，两人起了个大早，在镇上买够晚上要用的食材后，裹小兮便直奔翠月居。人刚进书坊，堂上的青年就过来招呼，一面吩咐下人送上茶点，一面道：“这个月倒是提前了几天。”

小兮身体康复后，一直惦记着要打听她爹的下落，后来听说这翠月居除了做书坊的买卖，也能帮人探听消息，是以便每个月都来走上一遭。

“今天出来采办东西，就顺便过来了。”小兮弯眼道，“怎么样，钟掌柜？有消息了吗？”

钟掌柜低眉专心地拨了拨碗里的茶，这才抿唇摇头。



“我派人问遍了落雷山附近的村民，没人记得那里有什么镇子。”

小兮依旧不死心，“那有没有在别处打听到我爹的消息？”

钟掌柜叹了口气，丢了手上的青瓷盖道：“襄姑娘只记得你爹姓襄，连个名儿都没有，寻起来谈何容易？要不然……你留幅他的画像，我再派人去找找？”

小兮听了这话后抖了抖唇，一时间连脸色也变得苍白。她低头搓了搓手，摇头啜嚅，“不、不用了……”

“可是怕自个儿画得不好？”钟掌柜挑眉，“这倒不碍事，你只管描述他的容貌身形，我让青儿来画。”说罢，扭头就要唤小厮青儿。

小兮见状，忙阻拦他道：“真的不用，我、我已经不记得我爹长什么样了。”

也不知若有一日与家人相遇，自己还能不能一眼就认出他们。念及此，小兮颓然地坐回红木凳上，黑珍珠般的晶眸已渐渐黯淡下去。

钟掌柜见她这般模样亦是不忍，摸了摸下巴，半是劝慰地说：“也不是全无消息，你说的落雷山山脚的那间院子我们找到了。”

小兮闻言猛地抬起头来，眸光闪烁，“如何？”

当日清崖离开李家小院时，曾说过要她等自己回来。如果他当真回来……

不等小兮幻想完，钟掌柜便摇头打断道：“前些时日山里落了场大雨，把那茅屋吹得东倒西歪，房顶塌了大半，早就不能住人了。我叫青儿问了附近的山民，也没听谁说见人去过那院子。”

滴答一声，像是有水珠溅落在平静的湖面，小兮心底泛起层层涟漪。这么说，小五根本就没回去过。

垂下头，小兮把玩着手腕上碧绿通透的玉镯，脑海里不由浮现出清崖的相貌：他不喜欢梳头，一头黑发总是随意地披在身后，长长的眉，弯弯的眼，嘴角勾起，总是似笑非笑。

“逃！”

小兮正想伸手细细去抚那五官，绿碧的声音却忽然钻了出来，小兮吓得一跳，登时抬起头来，这才察觉自己还在书坊中，对面钟掌柜正面色凝重地盯着她。

“襄姑娘你……”

“没事没事。”不等钟掌柜说完，小兮就抹去额头的细汗起身告辞，可临到玄关口又慢慢折了回来。

钟掌柜疑惑道：“这是？”

小兮攥紧手指，默了默，咬牙道：“钟掌柜，你还是替我准备纸墨吧。”

“哦？可是想起令尊的容貌了？”

小兮摇头，“我想找的，是另一个人，叫清崖。”

崇毓在药材店替楚九拣了药便到翠月居门口等着，过了许久才见小兮从里边出来。他见襄小兮一脸阴郁，就知她又是无功而返，便不再多问，两人一路无言，一直走到河边，小兮才缓缓停了下来。

眺望着远处的河面，小兮道：“虫师弟，你说，要是有一个曾答应会回来找你，可却一直不见踪影是为什么？”

崇毓默了默，道：“或许是被什么事绊住了。”

“那为什么骗我呢？”小兮望着河中来来往往的船只，似自言自语，又似应答崇毓般幽幽道，“为什么瞒着我那么多事，为什么绿碧要让我逃……”

崇毓本就不善言辞，见小兮这副模样便越发手足无措起来，偏面上还是一本正经，他思忖一番道：“无欲便无挂，无求便无念，佛家亦言放下自在。”可怜崇毓空有一颗安慰人的心，偏说出来的话又干又涩，反倒像个喜欢说教的老道。

小兮无奈地莞尔，回头道：“那你呢？你能无欲无求，能放下你师父吗？”

崇毓被她问得怔住，冥思苦想一阵，仍旧想不出对答的话来。

小兮见他苦恼凝眉的样子，终于扑哧一下笑出声，给他下台的台阶道：“好啦好啦。看我，今天是你生辰，说这些干什么？我们快回去吧，我答应过酒鬼大叔今天给他做好吃的。”小兮说罢就往前走，谁知走了一小截再回头，发现崇毓还站在原地。小兮咦了一声道：“怎么了？”

崇毓垂下眼睑，道：“师父曾是玉阶山造诣最高的弟子，若他继续留在山上修行，假以时日定能飞天成仙，可为了我，他却搬到山脚过如平常百姓的日子。”

小兮愣了愣，这才反应过来崇毓这是在回答她刚才的问题。

“他抱我下山时，我才一岁，从那日起，我便是他的牵念。所以现在，他也是我的牵念，我做不到无欲无求。”

“虫师弟……”小兮咬住下唇，一时不知该如何言语。

正踌躇间，崇毓已大步流星地走到她跟前，从袖子里掏出样东西递到她面前道：“你说得对，只要人活在世上就不可能无牵无挂。刚才是我失言了。师父虽然总是没个正经，可他有句话说得很好：只要不放弃，希望便不会破灭。只要你坚持，一定能找到你爹。”话毕，又将手上那纸往她面前推了推。

小兮顺应接了，展开一看，手却不由自主地抖了抖。

崇毓咳嗽一声，有些不自在地将脸别到一边道：“瑶华师姐花费了许多工夫才将这纸还原，这次上山才给我……咳，昨天就想给你的，被师父气得糊涂了，给忘了。”他说完，却听不见对方有任何反应，顿了顿，终究受不了这份寂静，只得又道：“还有……昨天听师父说你想学仙术，其实在你这年龄才开始修行已是很难修成了，不过操纵式神、使用符纸这些小术还是容易修成的，如果你愿意，我可以……”

话未毕，崇毓却忽地停了下来，因为身下已传来小兮低低的抽泣声。崇毓低头见小兮孱弱的肩膀微微颤抖，刚想要抬手安慰，却觉臂如千斤重，如何都抬不起来。

“虫师弟，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小兮一面抹眼泪一面抽泣道。说罢，她展开那纸又细细看了一遍，不禁破涕为笑。那纸上，有用血写得歪歪斜斜的“落雷镇”、“襄渊”等字样，正是她当日梦见爹、奶娘后写下的。彼时她和七衍、崇毓落下浮云殿，这纸因被水浸泡，字迹早已变得模糊不清，死而复生后，小兮早将这事抛到了九霄云外，谁料崇毓这闷葫芦竟背着自己悄悄将纸笺复原了。

念及此，小兮心里暖若三月，哽咽道：“虫师弟，我就知道你是嘴硬心软的大好人，当日我在浮云殿下已经没了气息，你还坚持把我背上玉阶山。要不是你，就算我再醒过来，也要在棺材里被活活闷死。”

崇毓听了这话，俊颜泛起可疑的红晕，他装腔作势地瞪了瞪眼，这才道：

“休得胡言！当日我坚持背你上山是因你气息未绝，还有一线生机。”

小兮撇嘴，颇不给面子地戳穿道：“什么气息未绝，当时自己断没断气我还不知道吗？而且如果我没死，七衍怎么会离开？”话毕，小兮想到毛茸茸的大猫，心底又是一抽。

瑶熙说，当日楚九斩杀三个执念，将她和崇毓从水里救起后，七衍便悄然离去。这一去，便彻底消失无踪。不仅七衍，清崖、腹语虫、黄半仙，曾经朝夕相处过的伙伴都一并销声匿迹，就好像一切都是襄小兮的一个梦般。也不知道小七现在在哪儿，有没有人给它挠痒痒，喂它小鱼吃。当初它那么急着离开，或许……是回到清崖身边了吧？

这头崇毓见小兮突然静默，猜又勾起了她的伤心事，紧忙道：“舍利猫天赋异禀，乃天下第一灵兽。或许它当日离去是因为见你魂魄离体，所以才追随之而去，它并不是无情无义之徒。”

小兮抬头，乌黑的眸子盯住崇毓，眨了眨眼，再眨了眨眼，终是爆笑出声，“看看吧吧，露馅了吧？你不是说我当时没死吗？那你又是怎么知道小七是追随着我的魂魄而去的？”

崇毓虽依旧板着脸，却早已窘得无地自容，面颊上青一阵红一阵，正寻着地缝欲钻下去，却忽地亮了亮眼，望着前方道：“瑶熙师姐。”

小兮叹道：“虫师弟啊虫师弟，你什么时候起也学到你师父那套了？这种转移话题的方式太老套了！”

崇毓摇头，指着前边道：“当真是她，你看！”

小兮抬眸，果然见瑶熙缓步走在街头，旁边的崇毓狐疑道：“昨日掌门分明吩咐瑶熙师姐看守重语阁，她怎么会在山下？”

小兮托腮转了转眼珠，想到和瑶熙商议好了晚上在茅屋替崇毓庆生，莫不是她偷溜下山来给崇毓买贺寿礼物？念及此，小兮咧了咧嘴，拽住崇毓道：“走，咱们悄悄跟上去看看。”

两人一路尾随，直到瑶熙进了家客栈才停下来。在店门口转了个大圈，确定

自己没有眼花后，小兮咦了一声道：“瑶熙姐姐来客栈干什么？”

崇毓负手望了眼招牌，沉声道：“进去瞧瞧。”说罢，不等小兮应答，他已抬腿径直往里走去。

两人询问小二后，上楼走到了瑶熙房前。崇毓正欲敲门，却被小兮一把拽住道：“别，万一瑶熙姐姐是有什么私事不想让咱们知道，你这一敲门，岂不是弄巧成拙？”

崇毓紧抿唇瓣，正思忖着该如何是好，小兮已忽闪着眸子嘻道：“我自有办法。”话毕，便兀自在窗纸上破了个洞。

一时间，崇毓只见小兮趴在窗口往里瞧，没一会儿她便俏脸羞红，傻傻愣在原地说不出话来。

什么事能让古灵精怪的裹小兮怔住？

崇毓好奇，亦探头去看，待瞅清里边光景后只听心咯噔一声响，刹那间只觉血液噌噌直往头顶上涌。屋子里，瑶熙坐在床边，帘纱半遮半掩下，竟正脱着一男子的衣衫。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小兮羞窘地捂住已发烫的脸，一面拉住崇毓的袖子一面道，“我们快走！”

谁料慌不择路下，两人却是脚绊脚、手缠手——撞了个满怀。闻到崇毓身上淡淡的香味，小兮下意识地抬头，却见对方也正黑曜盈光地盯着自己，四目相接下，小兮连耳朵也烧了起来。

气氛正尴尬，屋里却传来瑶熙的声音，“谁在外边？”话音刚落，不待两人反应，门已开了。

霎时，门里门外静默一片。

小兮汗颜至极，见瑶熙目光依旧停留在她和崇毓紧握的手上，急忙甩开对方道：“瑶熙姐姐，我们什么都没看见。”

瑶熙转了转眼珠，见两人羞红的脸颊已猜出七八分始末，故意戏弄道：“这话应该是我才对吧？”说罢，又故作通情达理地叹了口气，点头道：“也对，楚九师伯虽生性豁达，但毕竟在他跟前不好，所以你们俩才来了客栈开房……”

听见“开房”二字，小兮窘到彻底失声，几次开口却死活发不出半点声音来，登时只觉阵阵凉风刮过，吹得她迎风流泪。这、这、这到底是哪儿跟哪儿嘛！分明是瑶熙姐姐自己……怎么捉奸反被捉，对不对，也不对，瑶熙姐姐这事不能算捉那啥，可是她说话也太……往日见她端庄大方，怎么也看得出来她尺度这么大……

一时间，小兮脑子里乱成一锅粥，思绪纷杂得就连手脚怎么摆都不知道了。

倒是崇毓还有几分清醒，皱眉道：“师姐你不要胡说！分明是你……”

“我怎么了？”截住崇毓的话头，瑶熙笑吟吟地道：“刚刚我正在施针救人，忽然听见门外有两只偷窥的小狐狸在打架。”

听了这话，小兮恍然大悟，一时又羞又窘，只恨不能找个地缝钻下去。

“瑶熙姐姐我们错了，是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大人有大量，别记挂在心上。”

瑶熙扑哧一下笑出声，嗔道：“是以情色之心度瑶熙之腹才对，你们两个小人儿心里想着什么眼前自然见到的就是什么。”

这话将两人损了个狗血淋头，崇毓以拳抵在嘴边轻咳一声，转移话题道：

“说来，里边是什么人？师姐既要救人，为何不带回门派去？”

闻言，瑶熙收敛起玩笑的神情来，默了默，叹息道：“先进来再说吧。”

客房不大不小，里外两间只隔着块翠屏。替两人斟茶后，瑶熙见小兮依旧似有忌惮地望着里边，摇头道：“不碍事的，他还晕着，一时半会儿起不来。”

崇毓皱眉，“这人到底是谁？”

瑶熙又叹了口气，这才坐下道：“其实……就算今天你们没有误打误撞地跟来，我也是要去找你们的。”

小兮和崇毓对看一眼，道：“瑶熙姐姐的意思是？”

瑶熙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师父这几日看管得紧，整个门派也都小心翼翼的，我今天能偷溜下山已属难事，绝难再有第二次，所以我想这几日让你们帮我照看里边这位公子。”

崇毓闻言，眉头蹙得越发深了，他瞥了眼里间，揣测道：“昨天掌门紧召我

上山，让我多多注意上山之人，又调各师兄师姐轮流守夜，莫不是都和里边这人有关？”

瑶熙踌躇一番，终点头道：“他身上的伤，便是我与几位师兄打的。他、他想闯重语阁。”

听见“重语阁”三字，崇毓不由瞪大了眼睛，兜转间已有计较。这重语阁乃玉阶山的炼丹房，这样的屋子在派中不说有百来个，两里之内必有一间是毫不夸张的。重语阁之所以独特便在于它接连后山，而后山的幽林地乃是派中的禁地。

“他想去禁地？”

瑶熙嗯了声，娓娓道来，“崇师弟可还记得有关幽林地的传言？”

听了这话，崇毓的脸色越发阴郁，紧抿唇瓣一声不吭。

这头小兮听得云里雾里，瘪嘴道：“你们说的什么幽林地禁地，又是后山前山的，我都被弄糊涂了。”

崇毓看向小兮，“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曾跟你讲过，师父身上的伤是擒仙兽时留下的？”

“嗯，怎么了？”

崇毓闭眼，幽幽道：“那仙兽，现下就被封印在禁地之中。”

小兮怔了怔，道：“这么说，这个人是想救那仙兽，然后瑶熙姐姐你和同门师兄弟合力阻止了他？咦，那为什么还要救他？”

瑶熙叹了口气，低低道：“一言难尽。”

当日这男子初到玉阶山时，并未直闯禁山，反倒有礼有节地拜见掌门，说是有要事相求。他与掌门谈了一宿后离开，也不知怎的，翌日便杀了个回马枪，直闯幽林地。所幸男子法力不高，虽是突袭，也不过三两下便被制住丢下山去。

看守重语阁的人叽叽喳喳讨论一番亦作罢，原想此事已告一段落，谁知没几日男子养好伤又杀上山来，但依旧敌不过，被打下山去。半个月后，众师兄弟快要忘记此事时，他又跛着脚上了山来……

“乖乖，还是个死脑筋。”小兮眨眼道。

“可不是？”瑶熙哭笑不得地摇头，“那看守重语阁的凌风师兄本就是个暴